

沿着革命化劳动化的
道路奋勇前进

北京市高等教育局編

北 京 出 版 社

1965年

沿着革命化劳动化的道路奋勇前进

北京市高等教育局編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1 14/16·字数：34,000

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3071·186 定价：(5) 0.14元

前 言

一九六三年，从全国各地分配来北京市工作的許多高等学校毕业生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，踊跃投身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，跟工农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实行与工农群众相结合。他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

在一年的劳动锻炼期间，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，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和满腔的革命热情，和工农群众并肩劳动在一起，战胜了劳动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，解决了思想上许许多多的矛盾。正如有的人说：“睡大炕，吃窝窝头，迎着五六级的大风和社员一起劳动，这对我来说确是有生以来最大的考验。怎么办呢？打退堂鼓吗？不能，我是来锻炼自己的，怎能在困难面前退缩呢？要打起精神来坚持下去。”坚持就是胜利。他们就是在实践中坚持锻炼，逐渐增强了信心和自觉性，经受了阶级斗争和劳动的考验。

一年的劳动锻炼，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劳动是最光荣的，爱好劳动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，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分子则是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；懂得了只有经常参加体力劳动才能熟悉工农，不断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；懂得了害怕劳动，思想就会慢慢地蜕化变质；越

是艰苦的地方、困难的工作越能炼思想、学本领。通过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，他们认识到当前阶级斗争的尖锐性、复杂性，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and 党的方针政策英明和正确；懂得了知识分子要想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增强辨是非、顶歪风的能力，就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听毛主席的话，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。此外，他们在劳动中还学会了一些工农业生产的实际知识和基本技能，懂得了知识分子只有把学到的书本知识紧密地联系实际，才能发挥知识的作用。

从以上的收获中，可以看出，他们在革命化和劳动化的道路上，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。

当然，开始并不是所有的人思想认识都能跟上形势，都能对劳动锻炼的重大意义认识得很清楚。如有些人刚参加劳动锻炼时，就有四怕：一怕生活苦，二怕累垮身体，三怕亲友耻笑，四怕丢掉专业。也有些人认为自己是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思想一贯进步，从小就有劳动习惯，再参加劳动锻炼没有必要。还有的人认为工农群众没啥可学的。正因为他们存在着这些顾虑和错误思想，所以虽然参加了劳动锻炼，但对眼前的事物却漫不经心，劳动或生活上一遇到点困难，思想就波动。虽然与工农群众实行了“三同”，却没有共同语言。

可是，现实是回避不了的。触目可见的工农群众热爱党、热爱毛主席、热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感情，他们的立场坚定、爱憎分明，具有公而忘私、辛勤劳动、艰苦奋斗等等优秀品质，这些随时都在给他们以深刻的教育。当他们认识到了工农群众的高尚品质，发现了自身的弱点和与工农的差距时，便自觉地

帶着問題去學習毛主席著作。他們從毛主席著作中受到了教導和啟發，得到了戰勝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武器，打掉了思想上的“嬌氣”和“驕氣”，放下了知識分子的架子，甘當工農群眾的小學生。他們逐步地與工農群眾密切地結合在一起，由無話可說，到無所不談；從不願接近，到親密相處，不忍分離。同時，在勞動中也由怕苦怕累，拈輕避重，變得不顧臟累，搶重活干。每天除了參加集體生產勞動，還主動地幫助社員挑水、拾柴、掃院子、掏廁所……，這一切的变化，使他們在勞動鍛煉中得到一定的收穫，贏得了工農群眾的贊揚。

這本小冊子里收集的八篇材料，雖然只反映了他們勞動鍛煉情況的一個側面，写得也比較粗糙。但是，它有力地証明了黨號召知識分子到階級鬥爭、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，與工農群眾相結合，是多麼英明和正確。為此，我們願意將這八篇材料推薦給所有的知識青年，並願所有的知識青年都象黨所期望的那樣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，沿着革命化、勞動化的道路奮勇前進，把自己鍛煉成為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！

北京市高等教育局

一九六五年二月

目 录

挖掉贪图安逸的资产阶级思想，为无产

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辈子·····	吉利久(1)
放下架子，甘当工农的小学生·····	梁碧莹(8)
永远不忘劳动，永远为劳动人民服务·····	林锦湖(18)
我走了劳动化的第一步·····	钱君弋(23)
牢记父辈血泪史，永做彻底革命派·····	刘顺堂(30)
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·····	汪辉生(37)
在劳动的熔炉中改造自己·····	丁在南(42)
听毛主席的话，走革命化的路·····	陈开明(50)

挖掉貪圖安逸的資產階級思想， 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一輩子

吉 利 久

經過一年的勞動鍛煉，我最主要的收穫是狠狠地打擊了貪圖安逸、害怕艱苦的資產階級思想，認識到必須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艱苦奮鬥一輩子。

我的貪圖安逸、害怕艱苦的思想根子很深，從小就有。在北京大學學習的六年中，我滿足於中游狀態，害怕緊張。當時還有個“原則”，就是在不當下游的前提下，盡量把日子過得舒服些。自己覺得立不了大功，也決不犯大錯，能跟上形勢，沒有矛盾，沒有衝突，那就滿足了。其實，這種想法純粹是自欺欺人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怎麼能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“和平共處”、“沒有衝突”呢！到了節骨眼兒的時候，矛盾總是非暴露不可的。

當一九六三年畢業分配的時候，我思想鬥爭很厲害。一方面，想到自己是個共青團員，又是黨一手培養長大的，要不是解放，別說上大學，就是上中學也休想。大學六年，光助學金就是一千多元！就是不申請助學金，國家每年花在一個大學生身上也得一兩千元！我怎能不服從分配、當可恥的逃兵呢？

可是另一方面，又考虑千万可别离开北京，我从沒离开过家，要是分配到外地，生活不习惯，有点病痛怎么办？母亲也会想念我。因此，整整几天都在盘算着分配志愿怎么填？后来分配时，我虽然被留在北京，好象矛盾解决了，其实在我思想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，只是隐蔽起来罢了。

我分配到北京市后，組織上决定让我参加一年劳动锻炼。由于贪图安逸，我很害怕劳动，总把劳动看成沉重的负担。刚参加劳动，腰酸腿疼，思想斗争一个接着一个。挖胡萝卜时，我挑比较稀的壟来挖；拉在后头时，就不顾质量地赶，挖坏了不少；和社員聊天时，也就最怕聊干活的事。一九六四年春节前，我下决心要过好劳动关，主动地抽空帮助牛場去挖防疫沟。偏巧那些天刮着五六级大风，飞砂走石，打在脸上很疼，天又特别冷，地冻得硬梆梆的，一镐下去胳膊震得发疼，可是地上只砸了个小坑，而掄冻镐又不能戴手套。干完一天，脸上直发烧，手上也裂了几个大口子。第二天清早，浑身都疼，心里后悔“昨天干半天就好了”。外面风沒停，阴天，还飘着雪花，思想斗争着去不去？心想不去干总能找个借口，随便整理点什么材料，把桌子离火炉近着点，泡上一杯热茶，任凭外面风雪交加，我这儿温暖如春。可是我又想不能这样干，連和社員一起同甘共苦劳动的决心都没有，还談得上什么和工农結合呢！我狠了狠心，还是去了。一干上活，社員們那种欢天喜地的劲头，不管风大天冷，还是有說有笑，搶着掄冻镐、搬冻土块，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力量。干了半天活，不但身上松快多了，而且思想上也有很大启发。我問一位組长：“干完一天活，难受不

难受？”他笑了笑說：“人都是肉长的，风这么大，天这么冷，反正好受不了。我手裂成这个样子怎么能不疼呢？三四个大口子一沾上水跟刀子割似的。可是話又說回来，反正这活得有人干，比这更苦更累的活还有的是呢！你不干就得别人干，还不是一样？”这話好象很平常，可是我听起来却觉得很简单。“艰苦的工作留給誰？”人家明知道工作艰苦，可是勇敢地承担了任务，而我却想逃避体力劳动，安安稳稳地干我的脑力劳动。这不是簡簡單單的分工問題，而是思想感情和工农分家的大問題。如果我只是坐在火炉旁边，泡上一杯茶整理材料，那就根本不能了解群众的情况，更不要說将来如何更好地为工农群众服务了。思想通了，我对艰苦的劳动也不再是那么害怕了，慢慢地甚至有了些初步的感情。

在艰苦的劳动中，我才懂得了茧子是磨出来的，革命意志也是鍛炼出来的。不久，我調到燕丹砖厂参加劳动。組織上把我分到机器房去“出泥头”，这是一項累活。恰巧那时候刚刚試車，废坯条特別多，用鉄锹把这些废坯条再扔到挤泥机里去，一锹就有三十来斤。我想，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不到艰苦的环境里去，就打不掉貪图安逸的思想。我抱着这样一个决心，换上一条破褲子，帶上一条白毛巾，跟工人一起上班，泥里水里全不在乎。当时刚开春，天气还很凉，平时不穿棉衣还有点冷，可是一干上活，穿一件背心都是汗泡着。一下班，虽然很累，滿身是泥，但是心里却特別痛快。

可是沒过几天，我听人說了这么一句話：“砖厂的活特別累，年輕的时候咬咬牙挺过去了，可是上了岁数就会出毛病。”这話使我吓了一跳，思想也就动搖起来。原来我以为年輕人

嘛，身体只会越练越结实，累一点不碍事，没想到还有一个“潜伏期”。会不会劳动一年真的带来什么毛病呢？砖厂的活儿这么累，会不会累垮了身体？泡在水里干活，会不会得关节炎？吃完饭就干活，胃受得了受不了……？思想斗争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上班，原先那种轻松愉快的劲头都没有了，手脚也不听使唤了。工人同志们一下子就看出来我变样了，有人关心地问我：“你病了吧？”有人劝我回去休息，又有人问这问那的，替我打水、买饭。这时，我实在沉不住气了。当天晚上我找了几个同志说了心里话。在大家的帮助分析下，我才认识到这还是“知识分子高人一等”的错误思想在作怪。在砖厂劳动的人大部分是青年，有的年纪比我还轻，干的活儿比我还累，可是他们从来不叫苦。其中对我教育最大的是青年工人德师傅。德师傅跟我住在一个宿舍，比我小两岁，进厂三年，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连年被评为了厂的五好工人，一九六四年还被评为了昌平县的劳动模范，成为全厂职工的学习榜样。他刚进厂也是在机器房“出泥头”，干得非常出色。后来调到下土口去供料，每天要有二十万斤的粘土由他手底下过。我到砖厂参加劳动锻炼的时候，他又调到焙烧工段去出砖。窑里的温度很高，往砖上一泼水还哧啦哧啦地响呢。好些人在这样高温下工作一会儿，就得出去通通风，很影响生产。他开始也不习惯，后来他就苦练，终于练出了一身“耐热”的硬功夫，能在窑里连续工作八个小时，使这个落后工序赶上了先进水平。德师傅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迹，每一件事都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我想：人家比我小，个子也没有我高，难道他就不知道累吗？难道他就不知道窑里温度高、灰尘弥漫对身体不利吗？为什么我刚

干几天，就这也怕、那也怕呢？累了怕有“潜伏期”，冷了怕得关节炎，热了又感到受不了。說來說去就是因为我想到的只是自己，想到的是我多念了几年书，自己感到“特殊”了，比工人们“优越”了。再想一下，我入大学前也经常帮家里干手工活，活儿也挺脏挺累，劳动一天，两三天之后揩鼻涕还是黑的呢！当时也并没有担心会得这种病、那种病。这只是因为上了几年大学，有了一点书本知識，就端起了知識分子的臭架子，看不起体力劳动，忘記了劳动人民。

再深入地思考一下：我这六年大学又是怎么念的呢？我怎么能上了大学的呢？还不是由于劳动人民的培养，还不是由于工人、农民成年累月的劳动嗎？周总理教导我們：不要忘記同齡人。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。砖厂工人多数是年輕人，年齡与我不相上下，都是我的同齡人。我之所以能上大学，完全和这些同齡人以及全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培养分不开的。在砖厂里象德师傅那样的青年工人又何止一个？这个厂子三年里就給国家上交了十来万元的利潤。想一想，每一元人民币里面，包含着他們的多少劳动！国家就是用这些錢盖学校、办教育，来培养我們。农民們給我們粮食，工人们給我們設備，国家为我們安排了这样好的学习条件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希望尽快地培养出工农群众自己的知識分子来，全心全意地为工农服务。可是我大学一毕业就忘記了他們，把劳动人民用血汗培养我的知識当成“个人資本”，这和地主、資本家把农民、工人生产出来的財富搶去占为私有又有什么本质差別！試想一下：如果我是砖厂的工人，成年累月地干活，培养了一个大学生，后来这个大学生忘了本，工作上挑这个、挑那个，总想高

人一头，我又会怎么想呢？然而，我在大学毕业分配时干的就是这样的事，这怎么对得起那一千几百万同龄的兄弟姐妹呢？怎么对得起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呢？我越想越惭愧，也越想心里越亮堂。我好象从个人的小天地里走出了一步，走到了砖厂的二百个工人这一边，走到了同龄人的这一边，走到了全国劳动人民的这一边。我真正感到只图个人过舒适安逸生活的打算太可耻了。

在痛苦的思想斗争取得胜利之后，我心里痛快极了，改造的决心也更大了。我决心放下架子，和工人一起，不怕踩泥踹水，不怕吃苦受累。工人们看我肯干，就主动地教我技术，跟我讲心里话。我也主动地找活干，虚心向他们学习，这样，我们的关系才密切了。有一次，有位工人说：“老吉啊！你不象个大学生，倒象咱们村里的小伙子了！”我听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，这是对我多么大的鼓励啊！

现在回想一下，自己在毕业分配中的这些表现也不是偶然的。我贪图安逸、害怕艰苦的思想，有很深的根源。我出身在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，解放前生活较苦。父亲十六岁就学徒，生活一直较苦。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几个将来能“顶门立户”念点书，好别再受苦受累。我从小在家也帮父母干过手工活儿，觉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父亲也对我说过，“不好好念书，将来就得干一辈子这个。”于是，“念书就是为了好不干活，体力劳动只是念不上书的人才干的”，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入大学前夕，我心里想，“这回总算是熬出来了，以后就再也不干这个了。”从小形成的这种轻视体力劳动、一心想摆脱体力劳动的思想，使得我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

影响。因此，一上大学，我的贪图安逸的思想就很快得到了发展。入大学之前，我知道家里的钱来之不易，生活比较俭朴。一上大学觉得了不起了，慢慢也就讲究起吃穿打扮了。有时候我到同学家去玩，看见人家木板地还铺地毯，沙发、电扇、钢琴什么都有，在这种环境里呆一会儿就有点儿动心。我把党千百次教育我们要艰苦奋斗忘得一干二净，资产阶级思想渐渐侵蚀了我。在这些人面前，我不再觉得自己的出身是一种光荣，而是感到“寒碜”、“不幸”。更不应该的是，我怕露出自己“穷”来，连自己享受人民助学金也不敢说，怕人家笑话。我所需要的已经不是劳动人民的面子，而是资产阶级的面子了。在当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的尖锐斗争中，自己思想上的这些变化，正是应该引起严重警惕的。

这一年的劳动锻炼，只是我在知识分子革命化和劳动化的道路上，刚刚迈出的第一步。这一年的思想收获，有力地证明了这条道路是走对了。今后，我要永远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。

放下架子，甘当工农的小学生

梁 碧 瑩

一九六三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，参加了一年的劳动锻炼。通过一年的劳动锻炼使我初步认识到，必须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自己，在思想感情上一步步地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和工农群众结合。一年来，在党的指引下，我在农村开始走上了这条路。

记得我第一天带着行李到昌平县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半截塔村时，身上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大襟袄，一条穿旧了的蓝裤子。一位老大爷看见我就对我的房东大娘说：“这新来的姑娘挺朴素，真有个农民的样。”我听了后心里乐滋滋的。又回想起大学阶段下乡下厂劳动时，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也不错，因而以为我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一定比较平坦，不存在什么培养工农感情的问题。

由于缺乏向工农学习的思想准备，所以初次与工农接触就碰了不少钉子，引起不少的思想斗争。一次，参加社员的雪后积肥，我把早已想好的话对旁边的社员说。我问：“今年积肥多少？”回答是：“两万担。”又问：“比去年多吗？”回答更简单：“多。”再问：“去年庄稼收成好吗？”回答：“好。”我企图使

气氛活跃点,接着說:“那今年收成一定比去年好啦?”这位社員看看我,回敬了一个微笑,这样的僵局使我感到十分难堪,下不来台。还有一次跟社員在菜园子里間苗,我还没开始干,一个社員就对我說:“我先教你。若是你間不好苗,你們連菜都吃不上。我就知道你們这些讀書人不中用,連一个‘泥腿汉’都不如。”这又是对我当头的一棒,脸上火辣辣的,大大伤了我的自尊心,心里暗暗地想:“这些人对我怎么这样冷淡呢?”一陣受委屈的情緒涌上了心头,我觉得他們实在太不讲情理了,有什么感情呢?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怎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呢?但又想到,党不止一次地教育我們,知識分子要到工农中去,他們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学习的优秀品质,而这些优秀品质又是书本上所学不到的。想到这里,我内心充滿着矛盾:为什么党的教导与我实际上所接触的劳动人民有那么大的距离呢?难道說党的教导錯了嗎?不会。党的教导絕不会錯,問題一定是出在自己的身上,一定是劳动人民不喜欢我,所以才对我冷冰冰。他們又为什么不喜欢我呢?我开始检查了自己的思想,原来自己是以干部身分教育別人的姿态来到劳动人民中,去詢問他們的生產情况,而不是真正的关心他們的生产和生活。这样,劳动人民怎能喜欢我呢?这就难怪他們对自己冷冰冰了。

毛主席批評一些人說:“……衣服是劳动人民,面孔却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。”这段話正打中了我的要害,我重新检查自己在思想感情上的問題。原来在我的思想深处,认为农民是没有什么可学的,尤其是他們的態度,粗里粗气,爱“頂撞”,沒感情,比不上知識分子言談和气,举止文雅。正是抱着这样

的看法和社員接近，所以对社員的优点就看不到了。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呢？这只能从我的階級观点和群众观点去检查。我出身在一个小職員的家庭，除了中学、大学有过短期的下乡下厂外，几乎是沒有接触过劳动人民，所以与劳动人民有极大的距离，不了解劳动人民的爱憎，因而很缺乏工农感情。加上在大学又經常听到一些人說什么：“农民干活挣分，挣分吃飯，没有什么感情。”因而我就无形中受了影响，不加分析，暗自觉得他們言之有理，信以为真。这样慢慢对农民就有了偏見。由于对自己的問題有了初步的認識，我决心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，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，同他們打成一片。

后来，参加畜牧三队挤奶車間的劳动，这是我下决心与工农打成一片后所过的第一关。决心有了，但要真正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，的确不容易呀！走进車間，正好牛要上槽。我赶紧跑进牛圈，张开两臂，摆好架势，就穷赶起牛来，吓得牛满圈乱跑。若不是师傅馬上制止了这一行动，我也差点被牛撞倒。牛上槽了，看到师傅上料，我也急忙拿筐上料去。这时又为难起来：“我沒喂过牛，到底一头牛給多少料？还是先問問再动手吧！”又一想：“算了吧，問什么！这么简单的活都不懂，人家一定会笑話我的。”我以为牛刚进槽，一定很餓，該多給点，就一头牛給一筐料。师傅看見了，赶忙走来糾正我的做法，并和藹地告訴我：“牛在圈里歇得好好的，不能馬上轰赶，要輕輕地吆喝，牛就会慢慢地进槽；牛进槽后，因为餓，看到料就搶着吃，如果你多給牠，因为吃得又多又急，牠的胃就会膨脹，就会吃出病来。咱們若是少給勤添，牛的消化就好，产奶量就多。”

他看見我难堪的样子，接着又說了一句：“初学嘛，不懂就多問。”听了他的話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喂牛还有那么多的知識和道理。我責备自己：为什么不早問呢？因为我怕別人笑話。为什么会怕別人笑話呢？想来想去，原来是自己内心深处隱藏的以知識分子自居，自以为是，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作怪。这就說明自己还沒放下臭架子。这使我明白了，要当小学生，单有决心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同自己思想上的脏东西作决裂的实际行动。于是，我就依着师傅的教导一步一步去学。以后，我觉得車間劳动处处皆學問，大有學头。于是就找一个技术本，把看到的、师傅所教的技术都記下来，經常請师傅核对。师傅看我肯学，就願意教我了。过了一个多月我們离开車間时，我已經学到了二十多項技术，从一窍不通，到学会了喂牛、护理牛，甚至初步学会了挤奶。

师傅在行动上虽然看到我肯学，但是却又不十分了解我的思想。所以怀疑的心情并未彻底消除。一次，师傅拿起鉄鍬剗粪时，看見我站在旁边，就說：“梁老师，站远点！要不粪濺在你身上。”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不好受，但仔細一想，我还没有用行动証明自己不怕脏，又怎能叫群众信任我呢？我連忙把师傅的鉄鍬搶过来，說了声“师傅我来！”就低着头剗起粪来。师傅开始用惊异的眼光看我。下班后，我把日記本拿上，去讀給师傅听。当我讀到如何用毛主席的思想战胜怕脏、怕累、怕病的思想时，师傅就說：“你們来車間前，我就听說你們有些人不願意到車間，怕脏、怕得病，我听了以后肺都快气炸了。”听了他的話，我才明白师傅不欢迎我們的原因。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他們鮮明的是非感。对好思想、好品质，他們是喜